

则天皇帝系列之三

絕代天后

吳國易

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则天皇帝系列之三

吴
因
易

絶代天后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(冀) 新登字003号

绝代天后

则天皇帝系列之三

吴因易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印 (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)

张家口地区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1/32 14.75印张 365千字 1992年2月第1版

1992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: 1—5000册 定价: 8.00元

ISBN 7-80505-562-9/I·519

目 录

一、心机深藏·····	(1)
二、恐怖的卜占和《秘记》·····	(21)
三、东海阴风·····	(46)
四、奇计警东瀛·····	(66)
五、坤刚异质·····	(89)
六、鬼奸·····	(111)
七、梅盐与心腹·····	(133)
八、阴阳烽火·····	(157)
九、情到真时最无情·····	(181)
十、防微杜渐·····	(205)
十一、一心二心·····	(231)
十二、大元帅破大贼·····	(256)
十三、变生肘腋·····	(279)
十四、天神恶战·····	(304)
十五、杀戒重开·····	(328)
十六、神圣坛后的鬼域·····	(353)
十七、杀气壮英明·····	(380)
十八、疯极·····	(402)
十九、龙项虎背·····	(425)
二十、天皇天后·····	(447)

一、心机深藏

公元六五九年，即大唐高宗显庆四年，初夏四月。牡丹怒放。

但自四月戊辰，朝廷突然下诏，削国舅长孙无忌太尉之职及封邑，遣使发道次兵押送黔州安置、并流放其子、媳，连近亲旁支也沦为岭南奴婢。花团锦簇的大唐东都洛阳，被寒光闪耀的刀钺，神情狰狞的禁卫官兵，骇得花容失色，日月无光。

从本朝草创后，就被废弃国都名分的洛阳，直到近四十年的两年前——显庆二年——冬，才又恢复东都的地位。从那以后，洛阳百姓看到朝中大员纷纷在洛水北岸择买建宅之地；还看到由工部尚书、丹青高手阎立本所率的数万工匠，在隋朝正殿的旧址上，丈量策划，建造本朝东都的正殿乾元殿；闻风涌入洛阳的中外商贾，也在洛河北岸、临近宫墙的北市、通济渠畔的西市、与北市隔岸相望的南市，抢占风水宝地，置仓库、起厅堂、悬彩旗、挂招牌，一时间，驼铃叮当，车水马龙，丝桐管弦，三教九流，使

洛阳又显出六朝故都的本色。居然，荒芜了的宅地，转瞬间寸土寸金，连放酸了的劣酿，也成了抢手的甘露……“天子足下好生活！”洛阳百姓，连乞儿也呲牙咧嘴地笑开了！谁知！……

“天子足下好见鬼！”

先是顾命大臣褚遂良贬出朝阁，接着又是两位相爷：韩瑗和来济，远贬出京，最近又有诏令命枷锁回京，还搭上原来王皇后的舅父、也曾做过中书令的柳奭……这一切，听说都因太子洗马韦季方、监察御史李巢朋党案发后，两罪臣说“国舅谋反！”接着，东都变得令人窒息起来：涉嫌的官员捉的捉，杀的杀；其府宅，搜的搜，封的封。昨天，城西通济坊街上，突然出现一辆牛车，驾车的是四个街丁。他们黑沉着脸，从车厢里拖出一副血淋淋的无头尸体来！正要围上来观看的百姓，被这尸体骇得连后退，接着，又听“扑通”一声，一颗满是血污的、眼珠凸暴的人头又砸在街面上，几个已在发抖的小伢子，立即吓得尖声大哭起来。

“这就是附逆作乱的凉州刺史赵持满！”街丁们用刀尖戳着那颗头，高声宣告着，然后驾车离开了通济坊。

也就在运尸牛车刚刚驶出通济坊口时，赵持满的尸首周围也没有了人影；唯听见街坊中乱炸出一片掩门声。消息传开后，连临近通济坊的淳和、广利、大同、从政及西市，也几乎路断行人了……

“听说这赵刺史只是国舅的一房远亲？”

“但朝中有人奏说他力大无穷，善于骑射，是国舅谋逆的外援呵！”

“在下却又听人说……”

“呵？”

“说此公任侠好施……”

“呵呀呀！噤声！”

“……嘿嘿，今岁的牡丹开得特鲜哪……”

与洛河南岸各坊的气氛相比，北岸诸坊却呈现出快绿惨白的异常氛围。原太尉长孙无忌及其戚属的宅邸所在地，被御史大夫崔义玄的人役兵丁搜索、把守；白日里除巡逻官兵的吆喝声、盘查声外，别无声息。入夜，被斧钺劈破的朱门，悬着破碎锦帘的窗孔，漏出阴冷闪摇的灯光，传出嚤嚤哽哽的压抑着的哭泣声。但居住着许敬宗、王德俭、年轻的周国公武敏之、当今皇后之母荣国夫人、荣国长女韩国夫人武云妮、韩国之女魏国夫人贺兰敏娥等本朝新贵的承福、玉鸡、铜驼、上林等坊，白日里装金罩锦的牛车往来不绝，美姬仆从簇拥的达官显宦握手颜欢，弹冠相庆。入夜，舞榭歌台，彩灯大放异彩，仙音妙乐，飘入碧霄……皂白分明的氛围中，总有一缕朦胧。

与含嘉仓城一墙之隔，紧傍绕城渠的道政坊，又称上北坊，和当朝宰相许敬宗居住的又称为下北坊的承福坊在一条轴线上。这上北坊，也有座仅次于许相府宅的朱门大院。朱门前，也如许相府的朱门前相似：拴马桩处，满系宝鞍骏马；门戟两旁，尽是华裳健仆。不仅权贵名流，往来不绝，更有绯袍中使，不时临门宣敕。

这就是以“上官体”诗名遍播四海、父子分别做过“陈王友”、“晋王友”、现在是天子常侍臣子的上官府邸。邸主上官仪、上官庭之父子，就是这皂白分明氛围中的一缕“朦胧”。

自四年前上官仪去平康坊褚相府看望褚遂良，拿取褚遂良书赠贬出朝阁的裴行俭的条幅时起，他们父子听从褚遂良、接着又听从韩瑗、来济二相和长孙国舅的叮咛，中断了和这一批故交挚友的来往，除伴侍君王外，都在诗酒中打发光阴。来俊臣善嗅的鼻，没有闻到上北坊的异味；崔义玄尖锐的爪，也没有伸到上北坊宅院来。

但“长孙谋逆”之事公诸朝野以来，这朦胧，快难乎为继了。

开初，上官父子也担心，但尚有一线希望，那就是如此天大

重案，皇帝总会亲自审问，那么，郎舅一对面，皇帝总会明白那是子虚乌有。但事态的发展却令他父子大为惊骇：皇帝竟听从许敬宗一面奏请，只让英公李绩和许敬宗鞠审此案！那凶险的结果，不问可知道了！

闻讯的当夜，上官仪就差点一指戳破了那层朦胧。他秉烛挥笔，写就了上万言的为长孙一案呼冤叫屈的奏疏。

正当他要叩阁上疏之际，是儿子和媳妇郑氏春莲苦苦劝阻了他。庭之在书斋悄声告诉他说：“儿听王内侍言说：今上已谕示鞠审官和三司衙门，即或国舅谋逆是实，也决不可妄议斩绞事！……王内侍要我父子，万勿轻举妄动！”

他在惊疑中，隐忍了，看着媳妇把疏本在烛火上点燃，放入焚香炉中，化为灰烬。几天后，国舅被削去官职封邑，于边远荒蛮的黔州安置；确乎保住了性命。

惊魂甫定，却又见来俊臣等奉旨出朝，捉拿赵持满、韩瑗等人，讯掠拷打备至，逼要“随长孙谋逆”的口供。九死一生的赵持满，从枷锁回京起，只供一句：“身可杀，未谋逆！”结果昨夕，狱吏代为供状；今晨，斩于狱中，暴尸城西……

一叶落而知秋。

即将枷锁回京的韩瑗、柳奭等人定然是赵持满的下场；而国舅满门呢？……

“父亲！好个……王方翼！”

忧心如焚的上官仪，突然听见儿子含泪悲呼，并突兀地提到王方翼。他一愣：“王方翼？”

“就是被武氏杀害的王皇后的……”

“呵！堂兄！”上官仪记起来了，接口说出，又急问，“难道连他也被牵……？”

庭之摇摇头，拭去涌泉般泻出的泪水：“刚才他去城西……”

“他去城西？”

“他去城西收葬了赵公的尸首！”

似有两股烈火从足心冲起，直达脑顶，上官仪顿觉通体灼烧。他正冠揖手，向西深深鞠躬，神情变得森然，口吻凝重地呼唤道：“庭之！”

儿子预感到了什么，上前搀扶着父亲。

“翼方能如此，为父再不可如此了！”

“大人！……”

“圣人仁孝，故国舅暂得苟延性命；但圣人怯懦，易为奸佞所动，宗室大臣，势难保全！”

“大人，我父子就一齐……”

“可叹我上官门中，尚无子嗣！”

“父亲！……”

“我上官满门，久荷国恩！”上官仪打断儿子的话头，从儿子臂弯中抽出手肘，口吻沉着坚定起来，“王方翼能冒斧钺，不失其义；我辈圣人之徒，更当为君父社稷舍身成仁！为父即去叩阁面君！汝与媳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到底悲从中来，与儿子抱头痛哭起来。

“阿翁！”正当父子俩痛哭之际，郑春莲怀抱一卷长轴，悄然来到上官仪的书斋，呼唤一声，把长轴送向翁父面前。庭之赶紧一手接过，在父亲面前展开，上官仪用袍袖匆匆拭去泪水，睁眼看去，几乎惊呼出声：“《王昭君》！”

这长轴的素绢上，正是四年前长安令裴行俭被贬西州时，褚遂良以遒劲篆书赠写的、上官仪的《王昭君》诗。当上官仪目光触及末两句“絨书待还使，泪尽白云天”诗句时，百感交加，泪水又夺眶而出。

“这长轴因何至此？”庭之赶紧卷起长轴，催问妻子。

“是裴长史遣心腹家奴，方才送到。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已去。”

“呵！”

“留下了几句话。”

“快讲！”

郑氏却先掩了书斋门，悄声转告起来人所传的话来。

“百斗百胜，绝无！”

伊人早已不在眼前。但四年前的永徽五年，在西京长安金城坊国舅府书斋中，她重重掷出的这五个字，却化为声声警钟，时时在耳畔回响！

此时，早已离开西京，被押送的兵丁牢牢看守在一叶孤舟上，夜泊在山南西道、涪陵江边，距奉敕安置的黔中道属的黔州，不足百里之遥了。大约是日间的热浪太使舱中人窒息，黄昏停泊时，他竟少有地昏睡过去了；又是这五个字，蕴含着伊人的韵味，把他乍然惊醒，他猛地从卧榻上坐起身来，习惯地用手去探察身边：没有，没有伊人；而泄入舱中的月光，却立即变得红亮——那是渗入了值夜兵丁的灯光。那是因他异常举动招至的“关切”。一群蚊子随光飞入舱中，立即扑向热汗横流的身躯。先是毫无感觉，继之是脸、臂、背、肚、腿……多处火辣辣、奇痒；后来——痛！

但他并不去拍打，却只轻微地呻吟。

这一串感觉：不知、火辣辣、奇痒——痛，竟和爱姬那句话，混奏成一曲令他五内如焚的哀和怨的乐章，使他难安于座，却又不得不强忍着，仍须坐在卧榻上。

每被这话震动，就每每回忆起自己曾用不屑的口吻去提及那个妇人，而也就每每后悔自己采用了“不屑”！那个妇人，不，一定不是妇人！她是魔力无垠的妖怪！是颠倒乾坤的祸魁！是……

当她伴随君王公然出现在自己的国舅府时，当自己已暗中揣度到她是连亲生骨肉也敢下毒手的妖娆煞星时，自己却还在“不

屑”她，而且还不悟彻“百斗百胜，绝无”的真髓时，就已给自己埋下了今日的结果。太宗地下有知，只怕也要收回对自己“善避嫌疑”的评语吧！为什么、为什么、为什么……一千遍地揣心自问，一万遍地绞尽脑汁探索，似乎有了答案了：因为他，堂堂大唐第一开国元戎、第一功臣，虽然看到、感到了她的不同凡响的手段，但却仍然不屑于她，主要是因为她是阴，是坤，是一个——被圣人列入小人类的女人！

她的所作所为，证明了确实是个“近之则不逊”的小人类中的一员；而她的小人手腕，却把自己堂堂皇亲大员变成了阶下囚徒！圣人也糊涂！怎么只说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，近之则不逊，远之则怨。”难养。近不得。远不得。那么究竟该怎么样呢？大约终圣人之一生，也未寻出一个办法来，这可害苦了圣人之后！褚遂良、韩瑗、来济、柳奭、裴行俭和……自己。

但当时他也曾想到过：这女人太强，“动手迟了，不能再误事了！”

如按这思绪实施，就应快动手，猛下手！

“真的是她强，立为皇后，对今上，社稷未必非福。你，也该过一下清闲日子了。”

而当时，爱姬又规劝着，这规劝的话里，也分明指了一条全身之道：由她，或顺从她的——强。

记得当时自己颇为所动，还颌首默许……

谁知，第二天，自己却被褚遂良的慷慨陈词所激励，暗改了初衷。这初衷，实质上也是太宗生前评价自己的成功之计：“善避嫌疑！”

如果永远记住这评价。

如果这计，不仅在太宗之世，而在那终于入主中宫、成了堂堂国母的武氏近前，也照旧施行……

那么，眼下，自己不会空顶着扬州都督的乌纱幞头，押往黔州安置。相反，却会在东都北岸的诸坊中，择其一坊，大建国舅

府，此刻，或许正听着雪燕，在调教着娇儿，咿呀学诗。或者如老尉迟那样，告老闲居长安，养鹤赏花，秉烛夜游牡丹亭园中……

哗哗——哗哗——

涪陵江水的流淌声，把陷入梦想之境的老国舅，唤回现实。舱内已再无月华、灯光。灯移月斜，使舱内变得浓黑如漆。河滩近处，夜风如泣，犬吠似嚎。

隋末战乱，千军万马，尸骨成山，血流成河；

草创大唐，战火冲天，鼓角狂噪，戈矛蔽日；

玄武门骤变前，他辅佐太宗，往来于房、杜和侯君集、尉迟敬德等腹心文武之间，何等挥洒自如……

恍如昨日，恍如眼前……

而眼前……

自己正被押送黔州，生死未卜；妻儿被解往岭南，凶不可测。过去和眼下，今夕和明朝……

还有明朝吗？

叱咤风云的过去；

朝不保夕的今日。

这似混乱、似清晰的思绪，近来，尤其是今夜，使国舅萌生着一个念头：“无忌！汝求茂公去！”

茂公李绩，虽为太宗惕戒，但与自己却私交不恶。而眼下，他为皇后所亲近、倚仗。

这次，全亏有他参与鞠审，自己才未被许敬宗置于死地。

能救自己和本门九族者，或许只有英公了。

“卿说得对！‘百斗百胜，绝无’……”一念及此，长孙无忌又想起宠姬当年提示的话来，喃喃自语道，“可惜我明白得太迟了！”转而一想，似乎又糊涂了，“但，我确乎身经百战，面对过无数强敌呵……”

江波中，又映出一丝启明晨光。

一丝启明晨光，出现在与山南西道毗邻的剑南道普州城上空。

近半月来，这大唐西南隅的普州城，热闹非凡。先是邻近的遂州、资州、铜山、射洪等州县官员相继来到普州，不久，边远的曲水顺州、戎州、黔州道、山南西道、岭南道……等邻道的长官大员，也接踵而至；这人流的涌入，随着中书侍郎王德俭的“奉敕莅临”达到高潮以至城中人满为患，一些青袍官儿，只好在城外缙绅家下榻起居了。

这一切，都是因为原普州刺史，又要“兼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，回朝视事”了。这位刺史，就是李义府。

这也并非人情势利，到眼下才有如此众多的僚友前来凑热闹，恰恰相反：自去年李义府与杜正伦上朝争位，被皇帝齐贬出朝，李义府来到普州时起，邻近的道、州、县官员，就从未把他当区区州史看待过。他赴任不足一年，绯衣中使倒几乎月月都要来到普州，带来浩荡皇恩。而本度重新回朝，先是宫中四内侍长官之一的王伏灵亲来宣敕；接着，天子近臣、中书侍郎王德俭又奉敕亲迎，这也难怪小小普州城，出现乌纱成山、官袍成堆的异常景象了。

因王德俭的到来，李义府吩咐谢绝他客，命人役在普州桥头的观浪亭，安排筵席，作竟夜的欢饮。平素面如死灰的侍郎公，被剑南烧春染得面如重枣，兼之眼珠突挺，下颏溜尖的形貌，颇似蜀山老猿。经历左迁挫折的李义府，依旧粉面含春，秀眸灵闪，体态丰满，配上头上的进德冠，身上崭新的紫袍，恰如天官下凡，又似临风玉树，令人羡煞。

“社稷是你李家的，该你受用！”王侍郎依在两位红袖侍妓怀中，喘吁吁地嚼着蜀产青果，以驱散力不能胜的酒劲，一面既打趣、也艳羡地斜着挺出的脖子，指点着已起身倚栏、让两个僮儿打扇送凉的李义府，说：“义府公还记得去岁我与来御史，送公来此时，德俭所说的一番话否？”

“‘能有此机会，在大大得趣之前’……”

“暂去蜀中重温故土风物！……哈——哈！”王德俭却接上去，补出这句话来，并嘶哑地笑起来。

“公此语，义府自不会忘却，而来御史所说的话，哼哼，义府却更刻骨铭心！”吏部尚书却笑得更为清朗，温柔，并提起来俊臣所说的话来。

王德俭自然记得，来俊臣所说的话是：“俊臣他日定叫长孙老儿，变成一堆死团团，为明公解恨！”他的双肩因喘气耸得几与头平，艰难地扬扬手说：“快了。”

“来御史眼前？……”

来俊臣眼前正在爱州，是按许敬宗之意，去斩草除根，除灭褚遂良的两个儿子彦甫、彦冲的。王德俭却并不回答，只仍说了一句：“快了。”

李义府见王德俭不直接回答，知道他是避讳亭内的仆从，于是转了话锋：“俭公还记得那个大秦歌女么？”

王德俭应声哼道：“……千万岁，千万岁呵，献哪献忠……心……呵！……”

这哼出的歌声，加上他那耸肩眨眼的神情，构成了一副滑稽相，李义府笑得几乎站立不住，同时又暗中赞叹：“好记性！难怪他瘦成皮包骨头！只怕心血都耗尽了……”这心思，又把他引回数年前的黄昏时分，他去舍人院当值房向王德俭讨计斗长孙的往事来，而后来的得意，眼前的人见人羡的光景，都和这皮包骨头的“哑巴”紧相关联。他没来由地叹了口气，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：“罢了！”

而王德俭的应声所答，却更令本已善解人意的吏部尚书吃惊！只听他嘶声谢道：“德俭也深谢美意了！还是让我多为君侯效力吧。”说着，还揖了一揖。

“你要善加珍重呵！”李义府归座，口吻虽如素来那样真诚，但分明比素来实在地、叮嘱着王德俭。“我等，是定然离不

开你这‘智囊’的！”

“但德俭还得恳请君侯割爱！”

“呵？”

“假红倚绿自是人间乐事，如更有销魂歌喉回荡耳畔，则乐不可支矣！”

李义府看他边说边在侍姬怀中露出怡然舒服的神态，心底升起一缕怜悯之情：“如他这般用尽心机，却难享实惠，又有何乐趣可言……天公待我不薄呵！受知遇、大能消受！若不尽情挥洒偶饒，开怀享用，岂不愧对皇天后土！……自此之后，居庙廊之高，当以‘不辜负此身’为念，好自为之！哈哈哈哈哈！……”

旭日障在蜀地雾烟里，正似一圆烙红的铜镜，融入朝霞的普州四野。丘陵如坟塚，垂柳似破幡。农夫村妇已钻出低矮的茅屋，架犁荷锄，走向阡陌；唯他们，似乎与贬来李刺史，升去李尚书毫无关碍。

当司阊门官急匆匆步入后苑时，大唐总宰许敬宗从属吏不同寻常的举止上，预感到是外甥王德俭伴送李义府回京来了；但门官却禀告说：“崔大夫有急事相呈！”

许敬宗闻告略略一怔，随即吩咐：“让到后书房稍待。”

门官领命而去，许敬宗却拈须狐疑道：“这老英公，又在搞什么鬼呢？”

本度搬倒最大的死对头长孙一党，除仗皇后之力外，老司空英国公李绩的领衔主审，也功莫大焉。但久在宦海沉浮的许老相公，深知对长孙和长孙一党中人，仅搬倒，是十分危险的。所以在交由内侍王伏灵转呈给皇后的密疏中，在让夫人进宫晋见皇后的密奏里，许敬宗都提示皇后“毒根不除，后患未已。”在开初动手时，皇后的意向很清楚：除恶务尽。但在紧要时刻，却只下诏削官职封邑，贬为扬州都督，黔州安置，还“准一品供给”，留下了长孙那绝不该留下的一条命！

这，太危险了。

终于，由王伏灵探出了渊源。“今上对皇后陛下哭说道：‘朕怨……怨恨他！但……但实实实实不忍杀杀……杀之！’要‘留下他一条命！’所以，皇后陛下只好依了今上！”

那怎可依他！

“善避嫌疑”的国舅，在善避里，辅佐太宗杀建成，灭元吉，夺宫登位；依然是他，在善避里，左右太宗，把精明聪惠的魏王李泰、吴王李恪一一除灭！亲亲外甥，尚因私隙而下毒手！本度若留下他这条命，有朝一日！……许敬宗眼前又浮出父亲、骨肉惨死在宇文化及刀下的恐怖景况，连头皮也麻木起来。

自己已多次苦谏密奏，皇后仍未松口，那么，只有再请英公出头了！对这位老元戎，皇后是言听计从的。

许相反复思虑后，又和崔义玄密议一番，最后决定邀英公联名上本：再勘长孙谋逆案。

要这样费神，实因许、李之间，虽利益一致，但英公不比崔义玄，不比李义府、王德俭，甚至更不比他们和皇后间的关系。对后者，包括皇后，可直抒腹心之意，对这位表为武夫、里则心机甚活的英国公，只能暗示，还得冠冕堂皇，否则，绝对画虎类犬，弄巧成拙。而再勘长孙，一则长孙已远在黔州，皇帝更难直接了解案情，作出庇护；二则在黔州借再审机会，就可下手，一了百了。重要的是如此大案，一审未清，再勘再审，名目正大光明；皇帝容易肯首，英公也明白底蕴，又易再度联名上奏，不必虑及飞短流长。

前日上朝，许敬宗便已邀英公至政事堂，提议重勘长孙谋逆案，出乎许相意料之外：英公顾左右而言，不了了之。

英公此态，既在情理之中（因他的举止素来让人难以捉摸，连睿智英明的太宗，也常被他弄得困惑不宁）却实又在情理之外（以他的心机，岂不知庆父不死的后果？）老相公只好遣崔义玄去国公府再探。

遣去不一会，人便回来，看来连人也未见着，八成吃了闭门羹。“那么，英公竟是因何如此呢？”

猜不出，摸不透。许相只好去内书房，问明崔义玄后再作主张。

果不出许相所料：崔义玄确实吃了闭门羹，连府门也未被放进，就被英公令门官好言谢绝了。但崔义玄却不是一无所获，而是大有所获，而且结果是令许敬宗十分震惊。

“下官方行至清化坊口，恰遇英公长孙李敬业和其弟敬猷围猎回府，”崔义玄把许敬宗扶到书房南窗下的胡床上坐下来，禀告道，“从敬业口中，才知英公本度因何如此！”

“啊？”

“那人，”崔义玄用两手在自己面部比划了个大圆圈的形状，以示长孙无忌的“面团团”，“有长札自山南西道寄呈乃祖，泣请英公‘保全’！”

许敬宗仍难理解：“英公岂因长札泣求，便忘隐患？……”

“英公见后，亦附疏转奏宫中！”

许敬宗一凛：“转奏宫中？”

“代长孙哀恳两位陛下，赦宥长孙满门！”

“呵？……”

“连敬业也觉乃祖，是妇人之仁！”

“妇人之仁……”

“那敬业虽然年少，却颇有见地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“相公？”

“李敬业，不如乃祖多矣！”

“呵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相公？”

“公就会明白的！”许敬宗显出十分开心的神态，突然问